

顽石遗篇

戴玉泉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顽石遗篇/戴玉泉 著. -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1. 3

ISBN 7-80142-251-1

I. 顽… II. 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56810 号

顽石遗篇

著 者: 戴玉泉

责任编辑: 郑 乐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 邮编: 100010

印 刷: 北京唐幻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 印张

印 数: 0001-3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7-80142-251-1/I·142

总 定 价: 150.00 元

本册定价: 15.00 元

目 录

WAN SHI YI PIAN

墓志铭	1
记得那是夏季	2
乡里民俗	9
深巷浅说	13
顽石遗篇	19
数 典	24
夜渡琼州海峡	28
人在旅途	30
总是无聊	32
不要去看海	34
铜都好夜色	36
小 费	38
钱这个东西	40
隆隆响过的磨声	42
曾经是否初恋	44
难得不安时	46
苦乐在其中	48
家	50
喜自何来	52
有怨无悔	53

诚谢苦蒿	55
朋 友	57
江南一叶	60
呜呼！克芹君	65
其实我们都很传统	69
杂 酒	74
人活一百岁	76
偷秧禾	78
谷草垛	81
怀想竹林	84
山乡傍晚	86
灰色沙滩	89
玉鸣泉	92
化石树	94
古 钟	96
故人迹难觅	98
哑 巴	100
时去江边听涛	102
病 读	105
简而言道	107

清 客	110
闲读二则	112
白杨林中读杨度	114
正宗川人	116
像不像有感	118
不宜去想	119
哭	121
观 棋	122
笑	124
笑 话	126
小聪明	128
闭上眼望金字塔	130
谁是犹大	133
星	136
山 里	147
山上山下	155
闲来无聊写墓碑	159
弱不可欺	162
鬼	165
与火药有关	185

墓 志 铭

大慈大悲的人们，倘若哪天你们无意中踩过我的坟头，切请你们无论如何也要刨开它撬了寿棺这样做：

先剥下我的皮去蒙制一把我一辈子都在想，一辈子都没能想到的二胡琴（因为父亲、祖父、祖父的父亲的祖父都喜欢听古色古香的民乐），拉奏时，弓子莫用马尾，就用我那自由之血灌注的黑头发，虽说短了点，一根根结起来也够长的了；

然后抽出我比长城还长的大大小的动静脉血管，拿去好好地丈量一下自从盘古开天地到未来的距离，莫让无里无程的路继续那么不明不白（过去的人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苦太累太无指望）延伸；

然后剥掉我脚趾手指做积木吧（我知道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的孙子们一定好玩），供后人创造出我们没见过也没想到过的而他们没见过却想得到的天堂和地狱；

那些不值价的尸肉可以红烧了煨烂了留着你们自己劳累了享用，啃光的骨头当然是丢给狗（我不怪你们，是我心甘情愿），但汤些你们必须一点不要浪费地喝掉，因为炖煮的东西营养全都化在汤里头。

1989. 6. 4

记得那是夏季

榕梢的榕果熟了，黄的、青的、红的，小珠子般一颗颗丢下树，着地有声……

长江水见着见着涌上草滩，冲刷去沙泥，露出一河岸既白既嫩既胖的茅草根……

那是初夏。我对夏季记忆特别！

我生肖属马。可笑算命先生说你虽年辰占得好，甲午岁，沾文曲星光，只叹生在古历七月，入秋的命运，难免有些凋凋零零。

对此，自从爬稿格子把“铁饭碗”爬砸了以后，我倒有点相信。“有福之人六月生，无福之人六月死。”前喻不缺谷吃，后喻腐臭得快。然而我，却因妈妈爱说的这句老话，时常为自己出生错过季节而遗憾几阵子。

星期天辅导小外甥看图识字，当拿到那块赤日红红的纸片，思绪不免就往榕果、茅草根上牵绕去。

怎能忘我童年的零食我童年用以充饥的糖果糕点！

“夏，夏季的夏。”小外甥挺认真地读着功课。

而我的眼睑恍惚起来，仿佛看见小时候的我，在烈日下走到榕树的蓬荫，走向茅草无际的长江畔。

我例外向小外甥提问：“你说说，榕果、茅草根是啥味道？”他稍皱即展稚眉，愣愣望着我翻白眼。

也是，嚼着巧克力吃着糕点成长的小外甥，咋知道嚼茅草根

吃榕果的味道。

写来不怕读者笑，小时候我上托儿所，拣过地上的糖纸来舔。那时候大人都很忙，大战钢铁，没人接我送我。托儿所办在街道居委会，大门口开着糖果店。那装糖果的玻璃罐常常馋留住我蹒跚的步子，很矮很小的我于是久久站在柜台下面，仰着脸大张旗鼓咽口水。顾客虽少，时时总有，称了糖果，个别同志喜欢剥一颗尝尝，然后手捧糖包离去。那时的水果糖质量差，颜色像红苕麻糖，易化，尤其在夏天。单等沾了糖液的纸飞悠扬悠落地，不管顾客走没走远，我都以最快动作抓起糖纸，躲到门背后舔呵，舔，直到把糖纸舔湿舔破……那甜甜的味儿，回记起来好不那个。

难怪我懂事以来，对无论吃什么高级糖果都索然无味。

童年的夏天好像特别来得早，来得毒，热得我头上生疮，肚子饿得快。这种感觉不仅幼儿园的小朋友有，刘老师也一样。她苗条，面黄饥瘦，上着上着课就指着我们头上的疮乱教我们，说这是长的榕果，像公园的大榕树上那种小果果，吃起来甜酸甜酸，可比话梅。讲完她总要陪我们馋涎一场。

幼儿园的人小，伙食团也小，一日三顿端到我们小桌子上的小碗儿，有时盛十几粒嫩胡豆，有时盛一撮黄豆合米饭，有时只是两只不大的红苕。吃完这吃了还想吃的伙食，我总是伸舌头刮着碗沿儿想，大人们不好，把我们关在一边，他们顿顿吃大伙食团，大伙食团吃的一定是大碗大碗的豆子米饭，大个大个的红苕。刘老师人大，不吃我们小伙食团。往往，她要在教室里待我们吃好了，才赶到大伙食团去。往往我嚼着胡豆偷眼瞧刘老师，她那腮帮一乌一乌的煞是有趣。终于有一天开午饭的时候，刘老师问我们：“小朋友，你们说刘老师好不好？”“好！”“刘老师现在肚子饿，怎么办？”回答不上来了。我们你看看我，我瞅

瞅他，纷纷从小碗里数出一粒两粒甚至三粒水煮葫豆，排成队交到讲台上。我以为刘老师马上会吃掉这些贡品，不料她撕一页作文纸包好，揣进衣口袋，然后抬起泪花闪闪的丹凤眼，用不胜感激的目光吻我们幼小的脸庞。

幼儿园大院，四壁斗砖旧墙，年成久了，西北墙角破了一个猫儿狗儿钻进钻出的洞。由饥饿伴随着的童年，难以坚持那天天重复不休的课程——做游戏，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小兔儿乖乖，把门开开！做着肚子就咕咕噜噜不想做，总想到吃，想到刘老师讲的酸甜的榕果果，于是我开始逃学了。

悄悄儿从西北墙洞钻出来，太阳好毒人。拣着阴阴的巷道穿，我来到公园，站在遮天避日的大榕树下。潺潺溪水打树荫下淌过，唱着“排排坐，吃果果”儿歌。满枝梢的榕果果俯望我笑，有些笑着撒了手，一个猛击扎到溪水。桥头、草坪，小果果无处不去，无处不有。我拣一颗，往嘴丢，果然酸；又拣一颗往嘴丢，果然甜。拣，丢，拣，丢，直到感觉微饱，才选择大颗一点儿的拣，才想到刘老师讲过要爱卫生。我蹲到溪边，掰开榕果，呀呀，还有小虫子在里面爬哟！幸好我这时想到需要淘了再吃。后来，当肚子和兜里都装满了小果果，我得意地爬上榕树，把宽怀的树根当作幼儿园的小木床午睡。伴我童年睡梦的，自然是刘老师讲的故事中的孙悟空，水帘洞，猪八戒背媳妇。

如今的孩童，期盼过年过节玩礼花炮上游乐园，我小时候最期盼过星期六。每到星期六下午，自个早早回家，过会儿，挎书包的姐姐就要背着妹妹回来，然后我们一同坐在门前的石坎子上，朝着一个方向久久张望。我们在望妈妈。妈妈在孤儿院上班，星期天才得休息。每当妈妈那年轻纤细的身影映入我们视线，我们总是同时站起来，让姐姐一手牵我一手牵妹妹站在门前一动不动。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眼看的，不是隔六天才能见

一回面的妈妈的脸，而看她提的手绢袋。那是退的妈的伙食，一顿三两，星期天加星期六晚上一顿，三四一十二，共退一斤二两大米，这便成了我童年惟一美好的期盼所在。

我的童年多半浸泡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日子里。家家没有厨房，铁锅都收缴去“大战钢铁”了。妈妈苦苦向孤儿院领导申请退的这点米，本身就违背“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原则。所以星期六妈妈回来，总不忙着煮给我们吃，怕隔墙有眼，连累了院领导。她怀抱妹妹，叫姐姐和我坐在膝前，教我们唱一阵：

茅草根，摘耳根，
我是外婆的小外孙……

直唱到月上屋檐，星斗密布，妈妈才在天井坝安起石灶熬稀饭。没锅，把泡咸菜的坛子敲了上半，以下半代替。吃的时候，妈妈像刘老师那样当着腮帮看住我们，好像要等我们吃过了她才去上大伙食团似的。姐姐问：“妈，你呢？”妹妹和我也停了筷。妈妈瞋她一眼，说：“少管我，我是大人。”让儿女们难得饱吃一顿，妈妈格外精神，上了床还要教我们唱：

咕噜咕噜一，
咕噜咕噜二，
咕噜咕噜三，
咕噜咕噜四，
咕噜咕噜五，
人民翻身斗地主。

如是可心的时候在我童年诚然不多见。星期天转眼即逝，妈

妈又要回孤儿园上班，上小学的姐姐又把妹妹背回托儿所，我又回到那吃不饱的幼儿园。

在那些期盼星期六的日子里，公园的榕树给了我童心最大抚慰。我把榕树一心一意当成我那忙于工作、一年难得回一两次家的父亲的形象。饥时，就钻墙洞来到伟岸的身旁，困时，就躺上宽厚的胸怀。记得那个初夏夜，我被刘老师叫醒，红苕塞到我嘴角说：“上午就逃了出来，在这睡了一天，你把人都找死了！”我睡意绵绵地摇摇头，把红苕摇开。我想到兜里有榕果果，梦还是美美的，妈妈背着我回家，走啊走……

只听刘老师说：“牛来福，今后看着点儿，不要再让他到公园来。”

“要得。”这粗陋的男人声音惊了我童年的梦，我在刘老师背上回望，牛来福是守护公园的园工。再望远远的榕树，呀，好像一只巨大的魔掌伸在夜空中，伸向无辜清月，伸向弱小星星，害得我慌忙把一双童眼埋伏在刘老师肩头。

刘老师离开我和幼儿园，也就在那个夏季。先听说，她克扣我们的伙食，开除了公职。后听说她成份不好，向儿童灌输反动思想，遭下放。三十年弹指一挥，那个头生“榕果”疮，钻墙洞去拣榕果充饥的孩童，如今在把这真实的一部分写给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可是你能不能读到：刘老师？

榕果熟了又掉，掉了又结，一年一年秋去又是夏。

没了刘老师，园工牛来福却记着她的话，从此再不允许我走近榕树。但吃不饱，我照样逃学成癖，只要墙洞不堵。公园不能进，就到河坝蹒跚，躺在草滩上，双脚浸泡在浑浊的长江水中，望住蓝天黄日荒废童年时光。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无意中嚼上一根茅草根，尝到其中的味：生生甜，有一股浓郁的草泥气色。嚼一阵根，吐了渣，咽下液汁，肠肚便咕噜一二三四五，放出响响

的屁，人就感觉到浑身上下顿时通顺。

灾荒年，我童年的足迹，便在河滩上遗失了许多。

茅草青青，风吹一边倒。那个五岁的小男孩追随风向弯下腰去，忽而又直起身子，他一边刨一边哼：“茅草根，摘耳根，我是外婆的小外孙……”唱到这里打住。他发现眼前站立了一个大人，抬头一看，是妈妈。

那时候城里没有自来水，妈妈在河里洗孤儿院的衣服被单，洗了晾在草滩让河风吹干。看见儿子逃学，她很生气，用食指抠出他满嘴的根渣，缴出几只兜的茅草根扔下河，使劲打他几个屁股，猛一推：“不大个人，跑到这种荒滩滩上来，让洪水淹死了咋办！”

小男孩不哭，慢慢爬起，垂低着头啜嚼：“我不了，妈！”他往回走了几步，又转身说：“我饿，妈！”

妈妈跨前去一把揽住儿子，半晌，才哽咽道：“现在饿，妈有什么办法呢，明天，明天你来这里等我。”

荒凉的河滩，便见小男孩从此再不嚼茅草根了，他坐在那里，天天都手捧一个饭团，津津滋滋地啃吃。小男孩哪里知道这饭团，是妈妈像刘老师一样省下自己那份伙食，向学生讨剩菜剩饭吃了，然后用手绢悄悄儿包出来的。妈妈吭哧吭哧搓洗衣物，不时斜眼来瞧着儿子笑，一看饭团吃完，就用水湿的手揩净儿子脸嘴，叫他：“回幼儿园去，要学好。”

小男孩总是乖巧地点点头。那就是我。

要学好！岂止是童年？在少年、青年、中年及或老年我想我都不敢忘记。人生教诲不知多少，从五岁就得妈妈这三个字，足够我为一辈子的人。

季节又是夏去秋至，问过小外甥的问题，问过了已忘得干干净净。不曾想后来小外甥竟回了我的话，他说榕果茅草根是啥味

道，他们幼儿园的阿姨老师也不知道，阿姨老师在课堂上提问，一个小朋友也没举手。

不知道，是大好事。那味道属于饥饿，不属于巧克力。对这榕果对茅草根的记忆，仅限于我也已经是过去了数十年，我该深深埋藏在心底才是。只有妈妈的话，我想把它说出来让谁都听听：

“回幼儿园去，要学好。”

1989. 4. 《丰都文艺》

乡里民俗

烧符子

“符”字与“胡”字，出自故乡人口，一点差异也分辨不出。

清明节，妈妈磨好墨，端到我的小阁楼上，叫我写个“胡子”，说要烧。

我脸呈难色。那“符子”，古来有些讲究。记着幼时，家里“烧符子”全由外公执笔，毛边纸，字都竖行写。经年隔久，格式我还有些印象，其内容是真正的忘了的。

但妈人老怀故，要拒绝她不大得道理。于是找了张洋白纸，裁个方正，想既然是“祭”，谐音可谓“寄”吧，一时提笔排头写下：

申寄本埠冥府

家住鬼城丰都，阴曹地府就在此地，所以勿须寄往外埠，这一象征性的邮递手续只是阳世阴间而已，称“冥府”不为拐。又记得对另一天地的人，应称故什么考，符子于是并不费事就写成。

拿下楼去，贴上正堂，摆上水酒果菜。妈在桌前撕了一大堆

纸钱，一些纸的印数过余照眼，有十元百元，更有上千上万元的。我家祖祖辈辈，在生苦于糊口，到阴间极容易变成了亿万富翁，倒叫我们后人宽心不已。

做这些妈总是那么认真，她虔诚地跪在符子前，不折不扣地磕了三个头，然后督促我也照样。看见我跪下时嬉皮笑脸，妈有些沮丧起来，咕噜她死了以后，怕是得不到孝顺。

也是第一次，我发现妈头上真的有了白发，右上腮掉了两颗大牙，不知是几时掉的，我好粗心，总认为妈妈还年轻。

为抚慰妈那正在老着的心，我双手撑地，正正经经向列祖列宗的先灵三叩首。

接着便是妈揭下那帖符子，合着纸钱化燃。

跪在火堆前我绞脑在悟：对已故亲人的怀念，总要通过具体举动反映出来，千百年的习俗勿须使暴力强权，自然而然就沿袭了下来，这绝非用什么主义呀、政治呀所能阐述得清楚。

火 绳

外公是个私塾先生，读的尽都是墨笔字草书在毛边纸上，一摞一摞用线扎成的书。不消说，这叫古学问。只是那些书后来都陪了葬，被外公带到墓地里。

外公死的时候，大舅、三舅把早备好的棺材拆了底板，在坟穴铺上草，让外公在里面已死如生地睡了三天，不罩盖不埋土。

那三个白日夜晚，妈定时要扭一根草绳，焚上，逼我和表兄牵扯着往坟地送。火绳莽亦长，足绕棺材一周。白天去送我倒不在乎，只是晚黑觉着怕人。外公归外公，但毕竟成了没埋的死人了，走向坟穴时我难免不心头发毛，想要赖让大人去送。妈的脸一沉：“去，这么不出息，看我拿黄荆棍办你！”

舅舅们生怕我委屈，忙说明：“你外公生前一一作的交待，没改的。”

既然大人们也在执行遗嘱，十来岁的娃娃想赖也赖不脱，顶多悄悄在鼻里哼：“迷信！”

送了火绳回屋，大人们总要围着我，问前一根火绳焚没焚过。他们从不问表兄，好像送火绳的仅有我一个人似的。不知道这也是外公有囑，抑或只因表兄生在乡下我生在城里的缘故？

一旦听说焚过了，大人们互相交递眼色，都面带一种神秘的表情。

落葬那天，大人们教我抱了外公那些老本子，放在棺木两侧，我一本一本放着，无意中看到外公用笔杠的几行字：“一老叟，毙荒郊数日，是夜，雷雨浇复生……”

当时晃眼瞟过，并不觉稀奇。事过二十年余，耳闻口头新闻，有被电击者，停尸木板两天突然生还；又读报，据医学证明，急病而死的人许多生理机能尚健活着。由此，我对外公要求焚三天三夜火绳的遗嘱也有所会意。外公担心自己不是真的寿终正寝。

而舅们和妈，却把焚火绳一直当真。

走 阴

走阴也叫“观花”，做此行道的一般都是妇人，故唤着“观花婆”。在乡里，请“观花婆”走一趟阴，多半须付五至十元报酬，外加吃一顿宵夜。这种奢侈是我亲眼所见。

那年外婆过世，落了葬的当夜，哭得眼睛红肿的妈和七姨，总说心里不牢靠，总觉得外婆一定有些话，没来得及对女儿说就咽了气。咋办？舅娘说：“找人来观花。”

来的“观花婆”和舅娘一样，是个五十好几的农妇。她的所作所为非常循规蹈矩，先在夜深人静的地坝烧了买路纸钱，然后关起大门，在灵牌前的桌上点起烛，放一碗清水。然后要去外婆落气时穿的那件内衣，蒙住头做起道法来。

她嘴里叨一些听不懂的咒语，浑身抖瑟着，满屋子打旋旋。足足折腾有大半个钟头，噢噢怪叫几声人就倒地如死。

把一屋子人怔懔住。

舅娘叫妈和七姨，有话赶紧说，怕“观花婆”在阴间呆多阵了转不回阳世。外婆临终，妈从城关赶到乡下见过面。七姨从重庆赶来没见到，她对着水碗喊一声妈，就泣不成声。还是妈对着水碗问开了，问外婆差不差什么，在世欠没欠有谁家的帐？

“啥也不差，谁也不欠，就是想我那么女呢？”倒地的“观花婆”抽抽泣泣代替外婆说。

害得一屋的人都跟着哭起来。我觉着怪，“观花婆”咋知我有八姨在汉口，还没赶回乡？待她领了钱，吃了宵夜一走，我向舅娘问底细，才知道“观花婆”家住后山，是舅娘家一个远房亲戚。

因此我来了兴致，用外婆那内衣蒙裹小妹兰兰的头，拉着在屋里旋。舅娘说：“阳气重的人，走不了阴。”

兰兰穿的海交裤，束着马尾发，在山乡人眼里是阳（洋）气了点。我和兰兰就拉牵乡下表妹来旋。表妹原来有些病怏怏，旋不到十来转，果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这下可吓坏了我，怀疑活人真能到阴间走马观花，忙推兰兰向着水碗问看到外婆没有。不见回答，过了半晌表妹揭开蒙头的衣衫，从地上坐起来说：“把人旋得好昏哦！”

1988.7.《丰都文艺》